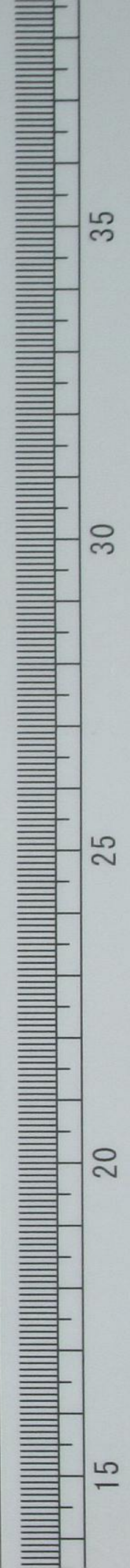


春樵隱士家稿

萬古清兮集

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3
8



文庫 11
A 1123
8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八

湖西

琴希聲廷調著

男

更改
張絃世音
玉佩錄

萬古清兮集下

呈入道公子義天僧正書

希聲頓首謹白僧正天公座下自惟聲雖貧賤世襲衣冠職掌嶽廟之祭祀則宜脩國學詠國風繼續祖先之遺韻也一旦挂冠為隱者境界頓改甯塊全覺釋然而今朝市之塵氛無受之于身江湖之鷗鷺不忘之于心



獨自違俗異尚門堪雀羅厨殆禁烟然性好文章平生
氣力罄之于筆與硯關管見建愚說綴詩賦屬文章遂
編輯上木曰挂冠集曰對鷗集又將刻無絃集凡刻集
者舉以示世時儒皆然聲則不然吾唯刻吾集總稱隱
士家稿者將避示世之名也住京三十年竟無知己于
世此集豈有讀之者讀不讀則任渠要傳子孫而已今
茲年方六十景已桑榆詎意得一大知己知己者誰僧
正座下是也座下本來為縉紳公子夙入釋門官任僧
正為總法務王門之法侶則可謂釋門之縉紳聲之

辱蒙下交得知己于貴人也貴人之上更有貴人法
務王是也曩者王與梶華二王俱過我廣福王
門聲始一謁于王侍讌于嗟呼亭上探韻賦一絕書
之于箋而上王與二王互覽之臨辭去納之袖中
不知何意後聞王與
上皇携箋以備御覽尋而王命令獻拙集乃謹
將挂冠對鷗二集各一部因座下獻之于王王又獻
之于九重之上云蓋王之於至尊猶座下
之於王其謀獻拙集亦與座下同意戮力鼓之舞之

周折如此聲又得知已于貴人上之貴人也欽惟
 天上地下雲泥懸隔諸縉紳固乏其人今縱令文如韓
 柳詩如李杜有誰知而采之况采之而復薦之于
 天上者耶先是勢人本居宣長精國學著古事記傳至
 有索歷御覽諸縉紳沮而不奏以為地下之著書
 而賤之雖為名家有用書其不可瀆冒如此是為臺閣
 之弊風亦無如之何矣然而古代與今世國風與詩文
 則有異古之朝廷采選國風不擇堂上地下之官聲之
 祖先行氏宿禰祖族成仲宿禰等皆列名于勅選

諸集今之簡入朝廷則不然除班列堂上官署者之外
 雖有官爵者總稱地下不相比類以國風為吾家物不
 下之于地下地下之善之不復有入選之舉至詩與文
 以為海外物而疎之又况其出于地下者豈有可入
 天覽之理哉聲也坎壈終身不自解獲何天緣耶遇何
 天幸耶是無他有貴人上之貴人而薦之于天又
 有貴人下之貴人而采之于地也拙詩拙文幸得見采
 于諸貴人飛颺于五雲高處則雖身在地下無知己于
 世而又何歉焉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座下他日之

萬世正論集卷一
謂也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聲今日之謂也只疑
天果有耳乎否其聞之乎其不聞之乎仰望亦自茫然
迨踰數月有插花瓶之賜下自王府聲乍見而驚既
而喜驚喜少定乃以謂王之所拋賜不異天之
所報施也王又命座下作國文書劄併瓶賜之捧誦
之餘覺天威距顏咫尺令在地下者無復所疑于
天矣聲也辱此恩賜可為家之慶幸也豈唯為身之
榮幸耳家系千年不斷如綫末世裔孫廢家學辭家職
祖先之遺韻久已墮地幸以詩與文得聞于天與

國風異撰而同揆實為自有嶽廟以來未曾有之事宜
告祖先傳子孫以載之于家譜一瓶一劄及所刻之集
合稱三不朽而已頃日家第三品星舫入都出瓶與劄
而示之相謂所為佩德難忘也聲再頓

再呈義天僧正論文書

前日呈書以謝感恩之萬一恐其言之未足何則座下
好文無斃苟非論文曷能適其所好乃再獻此論口不
擇言請恕請恕伏惟座下好接世之文士文士之見座
下亦當未嘗不言及文章聲每見座下喫數椀般若湯

未嘗一言及文章聲頗有文章癖而何為不言之耶非不欲言也有所不可言也世之文士以文字為文聲則不以文字為文以文字為文者目以見之口以言之是就其外也若夫文之妙處其視之其知之者太罕以其有藏於內也藏於內則有神與理而無形與跡如形與跡則凡有口者能言之有目者能見之雖盲者又或聞而知之至神與理則雖不盲者而豈能視之豈能知之與盲者無異璞之見棄于楚因楚人之無目所刖于楚亦因楚人之無視無知世之文士均皆楚人也鮮能知

璞者則玉與石混雜于世而刖者亦不鮮也苟要避刖須拜石以為玉苟莫憚刖須鑿別玉與石文字亦然莫不文於以文字為文莫文於不以文字為文也聲不以文字為文是非避刖之道也故世之以文字為文者以聲之所作為頑固之文字而賤之未免所刖者也茫茫天下有誰憐此刖者耶聲獨居一室永晝勸讀凭梧而眠忽遊仁和山中有一老尊僧德容溫威衣紫裳紅手持水晶念珠一少年貴僧立側溫文如玉似阿難侍釋尊者聲知其皆為貴族趨拜跪道左貴僧分明謂聲曰

汝銳志于文章者不幸所別于世間我輩欲令汝升于
天上言訖扶掖而上石磴數百級已覺在千萬仞上咫
尺與帝坐通一呼吸間天風入耳猛然午夢驚寤矣適
有叩門者見奉命之使者贈致華簡與花餅聲不堪感
戴而心知夢中所見者為獲此賜之因緣也恭惟夢中
升天之路先導垂庇者的是為王之影像也援手加
憐者的是為座下之幻身也所見悉符所思矣現今
王與座下之大慈悲克令所別于世者飛名于三十三
天之上即佛菩薩之功德也今而尊之座下即菩薩也

王即釋迦牟尼佛也雖為狂言綺語苟得佛菩薩之
擁護以一經

十善萬乘之天覽則所謂歷劫不壞者也然此身卑在
泥土之底仰窺彼蒼之上果是無聲無臭而不為無
獻感納受之驗者即此宣德金花餅而已時際暮春牡
丹花方開餅插一二枝以為莊嚴天香滿堂國色照人
洵美且麗以謂美且麗者為天文之顯現也拜觀夕之
不覺又入文章之談再請恕絮煩九草木之葩萼藻蕤
咸為自然之文試問其文誰作之誰為之造物之手細

刻精鏤而出之者也造物者何天地也天地未生花之前已有生花之神與理有神與理而形與跡因之而生形與跡則現於外神與理則藏於內內之與外不同而同雖異而非異要皆稱之曰文也文散漫古今天地事物之間猶佛之以一身化為百千萬億身也而佛本身文亦一筆古今天地事物固為一體也只人之於文當從內出不當從外入當從神與理而視之知之不當從形與跡而見之言之勿拘規則勿泥習俗拘泥二字佛之所謂執着也文之離執着而求活潑亦猶佛之去

人我而證圓通苟得圓通則人之所筆即為天地之所筆天地豈有不應筆而生花也哉座下學佛而好文其才如花洵美且麗因就花餅之下驅一禿筆伸平生未嘗一言及之文論以充謝恩禮物耳

可笑軒記

笑之為義嗔之反也嗔之發可以譬雷之霹靂也笑之起可以比風之清涼也人情有畏于嗔者而有喜于笑者嗔之無益苦在我而畏在彼也笑之有利樂在我而喜在彼也夫安身之資養心之訣莫善於解嗔換笑也

試尋笑字之源不聞孔子之笑乎莞爾笑不聞釋尊之
笑乎拈花微笑微笑者慈悲也莞笑者仁也俱為千古
祖聖之德容矣夫若是則雖處今日之世界接今日之
衆生亦唯可笑而不可嗔至尋常交遊彼我爾汝之間
皆然矧於王公貴族之下馭其臣僚乎 華頂親王匾
可笑二大字于座側徵希聲而語曰揭之者為夢之故
寡人先數夕夢一發嗔呵責侍臣之拂意者嗔極而悔
生焉以謂有害于養心莫若解嗔換笑也於是自解散
而付之一笑此猶夢中之所笑而自謂夢已覺了其實

眼迷而心睡也正恍惚間自鳴鐘發聲直覺至曉耳始
有聞目始有見而心猶懊惱于所夢不能自解散之倍
生感悔焉因悟人間萬事本來夢幻泡影夢不是真夢
覺亦豈真覺祇此百年無益乎發嗔有利乎付笑而今
而後誓可笑不可嗔五字以終之耳特所慮者寡人資
性猶急居恒驅使侍臣欲勉而緩之動則有所急今日
自能戒之明日或復忘之願着眼此二大字片刻莫忘
之殆是子張書紳西門豹佩韋也請汝作一記以副焉
希聲喟然嘆曰若王之所說則為儒釋一大慶蘇長

公所謂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者歟
仁也慈悲也自此一大覺路中漏出來矣釋氏嘗戒貪
嗔痴其旨將去人我故示現無心無我相吾儒勉節喜
怒哀樂其旨不離人情故唱起無固無我說二教互異
而至其大處又未嘗不同矣伏惟王之一身受持十
善之餘薰生而具仁慈之二德若夫貪痴之二病求之
于其身性而不可得則何煩預防之只箇嗔字釋氏
以為嗔恚之嗔字以吾儒論之為喜怒之怒字源于王
赫怒武王一怒之怒字七情六慾聖凡俱具貴賤相同

雖王之有德苟未離肉身則不可謂斷然無嗔怒之
氣也王能守釋氏之所戒迨嗔氣之未發將預防
之既懲于夢魔驚寃之病而常服安心定魄之藥補之
使其欲發不得是無他解我之所苦而換其所樂者釋
彼之所畏而施其所喜者非仁而何非慈悲而何王
能以仁與慈悲懷臣則臣宜以忠與歡喜報王苟有
拂意之境現於前又宜省斯二字付之一笑一笑三昧
之中夢無發霹靂之雷聲常覺有清涼之風吹于金殿
玉樓之上可以軒豁神宇可以純清襟懷豈唯為百年

養生之秘訣即是淨土身心安養之功德可以當十二
時中念佛弗懈怠者然則二大字之莊嚴于座側亦與
一百八珠數之撚轉于手中異者幾希此希聲之所以
渴仰讚嘆也

望巨掠湖記

夢難得一覩繞借畫圖而卧遊焉此是東人想像西湖
之痴情也夫借畫待夢太為迂遠只得目觀山水之似
而心領山水之真最是簡便如今登大樂堂後之山
巔以望巨掠湖正是一幅西湖之好面目也湖中所橫

之堤無不與蘇堤相彷彿環湖沿湖之山亦豈有不仿
彿於雷峰南屏者耶則以此意望此湖優卧遊于畫裏
亦優摸索于夢裏也 准后三寶院高演法主親導希
聲于茲曰煩汝揮一筆聲乃望此湖看做西湖畫外讀
畫夢外說夢獻以此記耳

嵐峽遇雨記

嵐峽非他京師之觀花場也山水之明媚謂我西湖而
可也每春花時相競遊芳為京人一般樂事亦為我輩
詩人公事也遊者必以值晴為幸以遇雨為不幸予幸

未曾遇雨日今茲始遇雨日始知雨中觀花之奇不可
言嘻予後前幾回觀花有詩無記非不能記無可記者
而以一雨故覺有可記者不可不筆也天保己亥春上
己後一日風為我王府諸臣僚所誘臣僚皆予吟友
也友固好友時為好時節未遑卜日之晴耶雨耶又聞
為京兆尹某行春之日輿馬雜遝恐俗了山水而亦不
顧慮乘興出門則旭影漸昧煙霧四生西望嵯峨如障
輕容紗的知其為雨已在中途不復能捨此而歸去各
手一傘迎雨而行至渡月橋雨滿峯巒烟捲水波櫻花

之撩亂為雨所湔為烟所裊恰如米家畫裏塗紅抹粉
糝糊不可辨者嘗觀圓應舉吳春等之沒骨亦畧寫淡
粧濃抹之姿容非不美也惟夫坡公雨亦奇三字今得
之于嵐峽佳絕處乃知詩人妙寫山水殆非畫家輩之
所及是予之所以遇雨為幸也可憐多少遊人苦雨之
無可避雖多酒壚茶店率皆花時所假葺上漏下濕不
能坐觀而散是他之所以遇雨為不幸也是日峽中喧
變為寂解語花飄零屏跡不解語花依然無恙我輩且
避雨觀莫若三箇客亭三亭俱豁開軒窗如待客者

而閑寂無人蓋慮有行春吏之止舍預設其席也三箇
之一號香雲亭予曾識其老嫗乃入而避雨私懇嫗開
厨帳嫗亦私許諾遂得閑酌緩話亦為遇雨中之幸
也臨河涼尹辭天龍寺臨堰水許群從如雲以紫幙裝
船徘徊花下自我觀彼殆如在杭太守汎西湖繼而有
漁者集其前蓑環岸上笠立水中舉巨網以備覽焉亦
猶蘇湖八勝景仲花港觀漁圖豈得謂俗乎山水耶嫗
在舟側白舉網亦公事土人之繇役也頃日所獲者不
過蘇松寸斷無巨鱗今所舉之鯽鯉皆越宿秘畜潭底

偽新羅取者以供其悅目也予在亭中望之果見其捉
潑刺物進之舟中之人無所咎其詭秘以佐觴政如甚
樂然予顧謂吟友曰聽而不咎乎樂而不知乎何為其
不似平生耳目昭然一毫不可欺乎意諸公吏身勞公
事心兼行樂故置之不問歟可謂公中之一私也我輩
私偷閑暇觀花翫山水相與驩其亦是私中之一公哉
一山水中一花前彼我公私各樂其所樂者亦一而已
然彼之遇雨從者病輿馬疲其心以不值朗晴和暢之
日為不幸也無疑矣特以遇雨為幸於山色朦朧間知

雨亦奇三字者在我而不在彼也諸吟友皆賦遇雨詩
予作遇雨記如此

渡月橋踏雪記

住京三十年来未嘗一覽者嵯峨之雪景也今茲冬十
一月撰題課詩各賦渡月橋踏雪予欲蹈其真景而後
賦之輒與友人某某謀曰如遇雪日往而一覽之人人
皆聞予言預已粟肌畏縮無一有首肯者蓋京人禦冬
專謀飽食煖衣其於賞雪唯以對東山為佳觀誰有西
訪嵯峨之寂莫者乎京人每雪往往登酒樓尋肉肆爛

熨頰醉名曰銷雪是托雪而奢侈富者誇富棄貧者貧
者匿貧擬富者是為京俗雖文人雅士皆然予貧而樂
貧生涯不知飽煖每慣寒酸最愛寂莫宜矣見棄于世
而斷無知己苟要覽嵯峨之雪景不可不獨行也既而
一日天將雪予之狂興於是乎勃然所戴者笠所披者
蓑所曳者竹杖所穿者草鞋而已西望郊野雪雲密布
山與天俱空濛一時對面不見有物迨到渡月橋雪勢
稍霽突兀峰巒一白逼人予亦為白裏之白封人乃拂
蓑傾笠蹈橋植杖橋之前後左右寂乎無人跡豈雖樵

夫漁叟尚且怯寒而不出耶此雪景寔佳而京人未嘗
知此橋之寔佳于覽雪也予已覽真景欲償課詩之責
而未得償之徒感三十年来無年不覽花于此覽花者
不得不必蹈此橋花時士女之過橋不知日有幾千萬
人一帶彩虹全為綺羅釵裙所蹈壓以人填橋橋非是
橋也人也紛紛絡繹盡莫非如花人也以影涵水水非
是水也影也盈盈瀲灩盡莫非花影與人影也今日獨
蹈無人之橋上以較嬉春游冶之盛此橋似非其橋想
見當日過橋之人誰肯知橋如今日寂莫太甚橋已見
棄于人亦猶予之見棄而斷無知己者則以此橋為知
已撰題課詩亦不可謂無因緣也而課詩之責猶未得
償之別得作文以償之者何耶予之作文亦與時世相
及違不作時儒之所作作世儒之所不作止要己作而
自娛之何嫌人見而皆唾之即雪日蹈橋亦為及違時
世之行樂東棄鳧水西擇嵯峨始覽三十年来未嘗一
覽之奇景欲無記而得乎記固貧者之責非飽煖家之
所預也昔則子猷取興于舟浩然取興于驢予則取興
于橋者也橋為一人之所領恣印鞋痕有何不可

送大原晉齋再遊熊嶽序

想像熊野之山水也久矣嘗聞土人之誇其奇又聞遊客之語其勝皆曰大嶽之峻峭歎險大瀑之霹靂震動大海灣之迤邐曲折其形勢使人駭愕一一不可得而名狀也夫人目觀而名狀之口語而名狀之苟目非其目口非其口則雖觀之語之曰奇山水而與凡山水無異有目能觀之而口不能語之有口能語之而手不能筆之是為凡人物宜乎其巉峭歎險霹靂震動迤邐曲折者之不能得而名狀之何等人物居住嶽邊未聞有

其人之筆能名狀之何等人物漫遊嶽中未聞有其客之筆能名狀之豈皆無目與口耶非必無目與口也必無手與筆而已盡天地間有何等人物之能手筆其不可得而名狀者乎予輒欲一遊登覽而未果大原晉齋先予漫遊其志意專要覽嶽之奇勝又應嶽民之懇招教授斯文之旨理則凡所謂巉峭歎險霹靂震動迤邐曲折者固將目能觀之口能語之手亦能筆之耶丁酉之秋一歸京師留寓予塾予讀其文數百首類多客中垂示嶽民之作文頗猛進豈得遊嶽之力居多耶晉齋

教授嶽民有業未卒者留京數日將再遊臨發請予點
竄其文予嘗論作文之秘旨密理雖子弟難容易言之
默而喻之不教而視成是予之家法也况嶽中所作之
文未知與其巉峭欹險霹靂震動迤連曲折者其形勢
能相配乎否予之目之所未經一觀不得不讓汝之獨
觀之獨語之何容易費口下筆之為若夫下筆而辨魚
魯費口而判推敲是所以課雛口小兒而非所以督巨
手達者也雖然今不忍無言而別有一所以喻于汝者
所喻非他其巉峭欹險即是文之起伏也霹靂震動即

是文之呼應也迤連曲折即是文之段落過接也危峯
突起之竒橫雲斷嶺之妙前叙後斷截然有界承上起
下綿然相屬者亦皆若是汝試取予文視之其體其格
未嘗不是也又親取于巉峭欹險霹靂震動迤連曲折
之形勢以建作文之標準則其手其筆亦當不可不是
也夫若是則何手筆不與山嶽俱高乎又何山嶽不可
得而名狀乎其能名狀之求之於其土人而不得求之
於他游客而不得只求之於汝之再遊而得之是予之
所以費口而喻之拭目而待之也予亦他日倘得偷閒

一由高野山而南度無盡嶺謁嶽之本廟舟下九十里
峽仰怪巖探洞穴遂謁新廟復遍覽那智嶽瀑所在諸
奇勝一一配之于作文之法而質之汝其勿忘今日之
所喻也

借硯券 呈千丈公子

傳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何則有借而不歸以為我有
也夫借而不歸是奪也非借也姑借之姑以為我有則
將誰曰不可假希聲欲借伊硯試問硯可以為我有乎
不可以為我有乎云不可以為我有何為世之有文者

有用而以為我有焉云可以為我有何為世之無文者
無用而不可以為我有焉二者孰可孰不可曰有文者
可久假無文者不可久假又將恃何以為我有耶曰清
新俊逸之詩超世絕塵之文其價足與硯相當則久假
以為我有亦將誰曰不可借夫有硯無文不異于無硯
有文無硯謂無文亦可作文而借硯借硯而作文文由
硯出來硯因文以為我有硯既為我有硯亦始得其主
也硯固不言不語不復自誇其才能蓋其主無其文雖
費千金萬錢買得佳硯而將何以用其才試其能只恃

有文之手始能得竭才畢能則文人者硯之主也硯者
文人之臣也又以嫁娶譬之硯宜嫁文人文人宜娶硯
也伊硯也嫁之文人即得好逑焉不文人娶之即為讐
敵矣奈爭天地之間少佳耦多怨耦不知有幾佳硯之
誤嫁失主亦太可歎也已希聲家貧無力買佳硯以為
我有萬不得已則莫如為齊桓晉文之所為也昔則齊
桓晉文假仁義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是借名也
非奪名也何為借而不歸之雖欲歸之而不可得也苟
有德優桓文者雖欲不歸之亦豈可得乎希聲之借硯

亦然是借器也非奪器也誰肯借而不歸之又有雖欲
歸而不可得者苟有文優希聲者雖欲不歸之亦豈可
得乎希聲之借器以為我有猶如桓文之借名以為我
有也夫名已可借而名已為其實所謂霸德也器亦可
借而器亦為其用所謂文德也希聲之文其價果與伊
硯相當亦能堪為伊硯之主而臣妾伊硯用其才試其
能清新俊逸之詩超世絕塵之文果出自伊硯則伊硯
即希聲之文章而希聲之文章即伊硯之言語也公子
幼好文故徵文而後授硯希聲善文故獻文而後受硯

公子與希聲較其身分則固有堂上地下之別苟論文
章之價則雖地下而不讓于堂上是伊硯之所以有授
受也異日公子之文進出于希聲之上則請公子突至
提去以上玉堂之上希聲又何憾焉且夫希聲久假不
歸之間即是公子勵學進文之年月也公子多才進文
不難請急磨勵詩文務使清新俊逸超世絕塵出于希
聲之上俾希聲曰伊硯不屬偽主可歸真主矣若是希
聲雖欲不歸之萬萬不可得也然則伊硯之歸與不歸
固在公子之文之進與不進而為我有與不為我有係

于希聲一代事業之天幸俱皆天授也因誓之于天神
地祇作一卷載之集中以備後證焉

題西海漁史七言律二百五十首後

七言律八七五十六字金聖歎先生謂之五十六座星
辰又譬之龍鱗遍身此卷二百五十首悉皆五十六字
詩也有五十六字詩積到二百五十首便是一萬四千
座星辰矣又一萬四千片龍鱗矣然而星宜有座位鱗
宜有坐靈誤其座位失其聯絡忽然突出是為妖星雖
有光芒人以謂不祥視之無色澤嗅之有腐臭是為死

鱗雖遍身密布既非活物何靈之有漁史在西海孤島
中好作五十六字詩今閱其二百五十首願令其星辰
一座一座皆能不誤其次舍其龍鱗一片一片皆能活
潑無腐臭故刑潤而還之

梶原藍渠墓碑銘代日野亞相公

學士之大業莫大於著書著書之大要莫要於著有用
之書也其汎讀一時名家之著書大抵經生議經藝生
論藝藝生所耽者文經生所泥者理理用有幾何文用
有幾何是皆費無用之議論摹擬異邦海外之著述而

已矣烏足為本朝有用之著書哉苟著有用之書者
莫過于藍渠一叟也叟諱景惇字復初梶原其族藍渠
其號讚人也自幼好學善詩與書畫號三痴學人中年
一發憤以謂從事詩與書畫以終其身究與草木蟲魚
同腐矣不若修國史典故之學以謀不朽于有用之一
著也於是棄詞采絢爛之學務博聞強識之學所讀則
國史所論則典故紙之筆之墨之朱之三十年間無虛
日遂草帝王編年之一國史繹錄朝廷古典之不
傳于世者若夫歷代之事蹟上無確錄下多異說苟要

編輯之須要閱群書而校之要閱群書而校之須要借
搢紳韞櫝之秘書史僻在海陬何從借讀之前此屢遊
輦轂之下懇于此請于彼謄寫蠹蝕之餘言乃未而見
某亦唯有所諮詢乎此舉也某嘗讀其所筆之二三局
起筆于元弘帝紀其定南北之正編一摺水史而
至舉典故則多漏于水史者且夫世之編史至古言古
辭之不雅馴徃徃筆削而文之動失痕跡是雖水史猶
有所未免叟之所筆完存其真面目以便于有用也草
成得一百又五十局叟又以謂年來苦心在此一史而

自顧布衣僭議歷代之帝王罪莫大焉縱令所筆之
有用于世而為布衣之手筆則人皆賤其書不若削除
賤名以貴此書也幸值藩府修國史之舉遂舉其草獻
之以備其取捨焉藩府善其志願賜月俸若干命令入
國史校讐之列尋而罹疾亦復賜白金十又五枚叟生
寶曆壬午十二月望年七十三天保甲午四月朔死第
四子景紹為嗣請碑銘于某因憶叟之在京每招而相
話話及國典終夕不倦為人醞藉謙和今猶如在目乃
將作之銘以謂凡人之藝事家之系譜錄以榮之為銘

墓之常如此等之人則不可拘拘乎此等之事其何為以常言慰叟于地下乎梶原之名族于讚者一藩上下之所知又何須其之贅言乎只此草創編輯起于壯年之一憤成于衰老垂斃之年實可謂大業哉聞讚藩之修國史設館聚儒潤飾討論而后經大總裁獻之朝廷然則一部讚史猶水府之有水史而叟之嘗所苦心亦應略載在冊始為國家有用之書也豈同草木之腐乎其為叟銘之要令後來讀讚史者有懷舊于此墓想像於無窮亦是其之婆心而已銘曰

厥身垂斃厥書等身一燈一筆費百苦辛獻草報國解褐稱臣通典故者有用之人

土山孔昭翁碑銘

多醫之上京開業者率以著名求利為榮終身為之役役此皆不得已也然人生不得已而役役其苦有孰甚於此者知苦而不知樂知榮而不知衰愚之甚者不若榮衰知分苦樂知時退而自樂隱而養老也古醫孫思邈編次隱逸以不著姓名者為上則醫之退隱固非所可為耻辱矣友人土山翁諱仰字士景通稱春道孔昭

其齋號加州大聖藩武弁之族父曰某兄曰某翁年十
七發志為醫嘗從樵林氏於浪華後和田東郭於京師
又入我栲亭先生之門為先輩於余為人豁達勇壯好
飲酒飲必大聲壯語徧街陌問病家糟風薰人談飛塵
颺至有童孺婢懼者或訪朋友與飲與語每至夜深人
定而不已蓋平生研究醫事其所諳記其所奏驗雖醉
嘖曹囁無不供其齒頰又好說忠恕二字頗有入理者
綿綿焉絮絮焉雖似浪談其有至性可以觀焉但識翁
者喜其爽快不識翁者厭其醉態而其識者蓋無幾何

先生嚴肅忌酒門下斷無被酒謁見者只受翁之糟氣
笑而容之人以為奇事余亦少壯氣岸痛惡偽君子之
不若真小人愛翁之毫無偽態久結爾汝之交遊不避
深夜不時之醉訪以余視其人不可懼不可嚮之大膽
而有可愛不可惡之小心思邈所謂膽欲大心欲小之
遺風也歟住京三十年一旦訣然北歸不為利躊躇見
幾而退隱不亦所謂行方智圓之一端乎翁歸之後同
友皆謂餘勇未泯恐難安其鄉再馳上京師亦未可知
也既而聞其隱元吉浦土牆茅屋前臨流水日飼鴨鶩

數百以自樂云嗚呼勇退絕名利如翁者殆希世又多
役役長苦名終不著身死無後者視此果孰得而孰失
也翁生於某年月日死於天保丁酉二月二十二日享
年七十又八配橫山氏先死一子某成長繼醫卜余於
千里外屬以碑銘亦至孝哉乃北望搦管為之銘曰
與其賣藥於長安市孰若倒樽于北海邊鶴城之魚清
鮮如玉白山之酒酷烈似泉且飲且噉且嘯肥滿大腹
便便救人術遺手錄安心方立家傳厥躬壽厥兒孝矍
鑠七十八年太優越人為伎見歿堪咲倉公匿跡未全

大原晉齋墓碑銘

晉齋諱錫字寵光族大原通稱純太郎父曰宗七京師
人為劍客仗劍餬口于四方北抵越後得妻遂家焉生
晉齋及妹某弟某晉齋年一十有二父携之入都托於
一商家而躬或北或南或東在江戶晉齋雖幼不屑商
業企讀書為儒一日突然謁子曰願為弟子予以謂非
商家小厮事辭之不可試授經義立辯聖意之所在知
其為奇童許以入塾稍長經藝猛進儒態速成然貧寒
不能自建門戶匏繫于此筆耕于彼以訓蒙自給焉嘗

謂予曰通邑大都不乏訓蒙者且風俗輕靡不切受訓
有勞于訓者而無益于學者莫若在草莽不闢之地以
訓質直素樸之人也於是南遊紀伊深入熊野之奧區
授徒甚衆先是父棄妻子而東遊母伶仃在北父母各
寄書于南責費于一子晉齋每割所獲贈東或北又欲
東省其父欲北養其母孰先孰後意在兩端而不決常
願待稍稍得自振合迎父母躬自事之可以卒其業而
已天保丁酉之冬始辭熊野下帷都下未幾父從關東
使入都而西歸中途罹病不能復從而東幸子之在都

下留而自養焉晉齋邈后父親太適所願然病倍劇百
計療治不效而死哀哭未畢北母訃亦至蓋雙親異地
同日而死父則生前纔得相見母則別後無一見而哭
合一身將何以堪之亦不得不致病哀毀與病苦呻吟
累日終不免滅性之譏也同社者皆惜之予亦所惜者
有三夫晉齋之羹牆其親侍親之日太少而離親之日
太多唯孝於其心而不孝於其事無暇遠趨省之無力
速迎奉之終至身與父母俱沒可惜一也晉齋之拮据
文章當必獨步中原壓倒諸夙儒而時或不及得其時

人或不及其人乃纔出于都未得儒者一日之適意而沒可惜二也晉齋之翹楚子門固為予之一臂予之欲有為而未有為之事業皆其所可有為而終不能有為而沒可惜三也予老矣天乎何為奪我晉齋之忍豈可不哭之慟耶晉齋無妻無子又無親戚為之輔助者居恒視予猶父也予視不得猶子也然而當其病與其喪則予亦不得不視猶子也幸有其弟子名謙藏者師事溫謹予又感其看病進藥懇懇竭誠謀令其嗣姓為後就枕褥而告之晉齋喜謝曰感荷感荷後不數日而

死年三十二不知其生日無有可質之人死日為天保戊戌六月十四日附葬父墓側于清光寺既而熊野相識者某某都下所交者某某各捐財建碑乞銘于予予之有喜于心猶為子建之有得若干人之助若干人亦將視予以為猶其父乞而銘之是誠不可固辭乃為次其畧銘曰

是以駢角之美孝于父母者也是以出藍之才忠于師友者也是經籍蠹餐之腹笥而文章刻鏤之銳手也

星野東洲墓表

越后長岡醫士星野東洲死日為天保丁酉六月五日年四十又九其子禮吉幼而穎慧以謂予為父之所師墓表之舉非予筆則不佳屢寄書乞之書被郵便浮沈而不得達頃日托北商人之入都固乞而不已予始聞訃而哀之又憐禮吉之所慕乃將筆之而憶起三十年前北遊越后在長岡客館東洲弱冠來見執弟子禮焉後來都下寓予塾兼學經藝若夫本業則學于彼問于此不復有常師頗歛其術迨北歸開業殆風靡一國士民無不依賴焉凡群國醫生游學而歸其業售且顯

者無一不東洲之業之售且顯每有北人入都人人說之口口皆同可以卜治療之多驗也一日寄書于予曰賦業繁劇無暇讀書志欲有進而才已為業所退業欲為已而為人所役不能再游受師教豚兒猶幼待其稍長可即使受教于師家也其書今尚在弊篋裏搜索讀之曷勝墮淚蓋東洲售且顯而不以為有足志有餘而不遂意待兒長而身已不得待之不亦悲乎予亦別後經年山川隔斷無緣再面不能質其行狀而詳之高人立竢急遽接筆以誌數語庶幾使後人知長岡有此

醫士為予之弟子也醫士通稱宗仙東洲其別字也

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我父謝世屈指已為五十年光陰如箭抑何
迅速靈猶如在願聽兒所陳我父卒日兒年十三與一
妹二弟俱為祖母與阿母所育母也如天生我撫我代
父訓誠無所不至兒也雖嬉戲無知又聞父遺言今猶
在耳曰家世掌嶽神之祭祀年迨五十爵叙三品是為
上品極榮近世叙上品者創于曾祖父公以來二代早
世無有叙者我亦多病不叙而終汝為長子當家襲職

朝夕奉祀肅敬無怠長生而叙上品是為囑汝最大事
次則不可不讀書莫趨他技嶽巔嶽麓神佛習合緇素
叢集動生爭論汝只須以教喻為餘業則身自無事而
為諸人所崇敬焉請汝勿忘遺言我今瞑目後將視汝
榮于地下矣言畢易簣嗚呼哀哉此言何日忘之於是
奉祀嶽神之外專志詩書稍長口能吐詩筆能屬文年
未滿三十學畧告成爵亦加級四品誰圖識字是為罹
難之基嶽巔嶽麓斷無識字者而妬忌兒之少識字妬
忌為嶽之習俗直為莫可如何之地也享和文化間嶽

巔僧衆與嶽麓同族相謀設嶽廟革儀之變亂將企新儀亂舊式兒也年方二十六再三費言請仍舊貫僧衆不可勢張甚同族二人為利所惑戮心而從之二人皆嘗蒙我父之蔭庇者迨兒之有罹難宜助兒而不助却以兒為仇忘我父之嘗庇已等不知為同族之耻辱而從衆愚私論也論雖瑣瑣而係家職之輕重苟緩容無拒恐至有瀆嶽神辱祖先家格亦減一等地雖曰君子無所爭而不得不爭而拒之因苦節堅守捨身辯諍確乎不屈者三年不知者以兒為狂狷不解事知者雖心

黨兒論竊為扼腕口不肯發言皆以其身卑賤也幸哉我廣福那羅延直仁親王黨兒言之有理為兒發大鳴數聲三千大衆每為之被挫如是者數回難亦漸靖廟之祭儀不革其舊家職無瑕身幸得無恙吁不亦危難乎伏惟我父平生溫厚謹言不與人相爭不知當時我父之視兒于地下以為暴人過言者而嗔之乎以為視義而勇為者而喜之乎兒恐懼是甚矣疑惑是久矣雖難靖之後嶽情固危險萬怨當前一旦不得已而服猶多畜謀者其再起波瀾也無疑矣是兒之所以不得

不挂冠出獄也我父夙將令兒繼家終老極爵兒之去
官辭祿固當非我父之意不孝多罪不知所逃我父之
有嗔于地下將以何解之雖然難靖三十餘年于茲獄
廟祭儀依然不失舊所願我父鑒其如此因當時有一
人拒之者而然以緩其嗔恕不孝之萬一嗚呼一時意
外之奇難再意中之畜念雖經年後不可不陳訴而
泣血挂冠以來爵無加級祿不分粒但樹幟文壇餬口
在京而今跼蹐廣福王門侍讀今之幼王聊報
前王黨兒之舊大恩也若夫母堂侍養之任宗祧灑掃

之計嘗委之于弟希烈既而祖母孺人暨太孺人皆已
仙遊妹也老而無恙季弟希文不幸早世獨希烈處世
不受妬忌其于家職何所危慮而好學優兒學兼國典
足為人之師乃今爵叙上品為諸人所崇敬可謂興宗
之佳繼非如兒之餬口他方者也疇昔我父之所期于
長子今於次子得之仰冀以彼易此聊恕兒罪于地下
耳茲值季秋九月之諱辰三品希烈與姪希璵拂拭堂
室灑掃庭內會集一族親疎之少長以修追遠祭儀焉
時際霜露徒悲蓼莪台嶽巍巍不改其面目紅葉流水

依然五十年前之光景我父其格思今於父前追懷五十年前之夢况懺悔并罄壘耻之宿罪長跪讀祭文獻以藻菜嗚呼哀哉尚饗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八終

書萬古清兮集後

觀先生所購之成化琴琴背刻四篆字曰萬壑秋聲即琴銘也又刻曰萬古清兮即琴客印也琴客者誰金臺趙澗造祁問宋希僊藏俱為成化間人錄在池孔之底雖墨痕頗剝而竭目力裁可辨認為三百年物也無疑矣先生撫愛不已會將刻家稿四編乃取萬古清兮四字以為集名自謂幸得琴也以予論之其所幸不在先生而在琴琴之得先生大於先生之得琴也琴能嫁姓琴之家非幸而何况来自海外三百年後始得一知音

是幸之大者也斯琴入京突兀騰價先生得之容易蓋
天護惜斯琴待其人而授之歟趙也宋也雖不知其何
如人亦知必深於琴音而其名之可傳者可傳而不傳
偶為先生所呼醒三百年之長眠器得人而用名亦得
時而彰則二琴客之得先生亦至幸哉先生家之於琴
歷代千年非一人一時之好事詳于令弟三品公之所
叙今得斯琴以名斯集一家奇文一代高調被之絲桐
而垂之無窮其悠颺清遠莫不似宮商之微妙焉李太
白所謂秋風入松萬古清絕可讀斯集而知之也

天保辛丑春三月

平安 源重覺撰

觀成化琴圖賦呈琴春樵先生

琴君姓琴世所推琴君好琴天佑之成化名琴落其手
為朱明物不容疑須讀鐫字攷年代當我文正改元時
迨來東方誰鑒識舊淪薩海少人知君能購之不計直
只喜聘得琴如斯可謂琴亦不誤嫁于歸室家靡不宜
琴系自古家傳脉琴系自今世續絲矧君天工妙翰墨
大音文章小音詩音韻悠颺徧天下豈啻獨樂情可移

聞風起舞是何者老在丹北海一涯觀圖欲頌琴德美
掎如腹笥無辭摘為有宮商常往復各天同調共相思
感君比我峨洋列交情異他鄭衛兒寄謝當今伯牙子
雖羞願充鍾子期

北溟山人橋統時年七十八

家父不交當世雖得佳琴不肯示人但與橋翁相善
曰不可不示故人也而苦路阻難致縮圖附便翁觀
圖而奇之曰是天佑故人豈可不賀乎乃有此作而
附刻于此二老之交情並見一琴上知峨洋二字之
非虛語矣

琴改絃識

010190523131

48-13600

